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敘曰管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

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

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

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卜子子夏親受業於孔子之門遂隳括詩

人本志爲三百十一篇作序

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數六笙詩也子夏作序時

六笙詩

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

尚存傳乃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

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小毛公名萇

爲河閒獻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

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

詩萌芽閒出三家多採襍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

詩往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旣沒微

言已絕大道多岐異端共作又或僭以諷勸時君以正詩爲刺

詩違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
毛抗衡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
在河閒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
者素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
許叔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
鄭康成殷居漢季初從東郡張師張恭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
好爲作箋亦復閒襍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
義及至魏晉鄭學旣行雖以王子雖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
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
鄭兩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
隋唐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

毛在齊魯韓之前

不尙專脩

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韓魯

不審鄭氏作箋

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淡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
二千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樛昧沈研鑽極畢
生思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笱典或引申或假
借或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
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
詩不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
而義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鈐鍵也初放
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宮室衣服制
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揅索久乃剗除條
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

三十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飾聞脩趨承庭訓依奉慈規諱植與叔父樸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助子世稱文芸先生母趙安人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

語擲取先秦之舊說舉擇末漢之異言墨守之譏亦所不辭而鼠璞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俟於天下後世之言詩者長洲舊籍隸崇明陳奐碩甫氏謹撰

詩毛氏傳疏目次

敘 凡例

國風

周南召南第一冊

邶庸衛第二冊

王鄭齊魏唐第三冊

秦陳檜曹幽第四冊

小雅

鹿鳴南有嘉魚第五冊

鴻雁節南山第六冊

谷風甫田魚藻第七冊

大雅

文王生民第八冊

蕩第九冊

頌

周頌魯頌商頌第十冊

圻

毛詩音說義類

鄭氏箋攷徵第十一冊

圖風

餘

續子月書

條例十凡

凡寫字體恭遇

列聖廟諱恪遵

高宗純皇帝刊行 武英殿五經敬缺末筆恭遇

御名恪遵

聖諭上一字敬缺中點作旻下一字敬改中畫作寧

凡詩有四今以詩爲建首而以毛氏傳別之曰詩毛氏詁訓
傳詩是書之名毛氏爲作傳人姓別於齊魯韓三家

凡全書初從校宋小字本不減改字後獲見原宋本譌踳脫
落難於依據今其甚誤處或從善本訂正而宋本之舊誤仍
辨載於疏

凡傳文中羈入箋語及脫句脫字依據善本增補若傳文中衍句衍字及有疑義皆不加刪削唯表明於疏而已

凡經傳相行通用之字如關雎在河之洲洲卽州之俗而仍用洲字不改不妨從俗也疏中則表明之如葛覃傳中貌字葉石林鈔本釋文皆從古文作兒今疏中從古作兒而傳仍作貌所引之書兒貌悉從本書故字體不能畫一此其大概也

凡齊魯韓三家與毛同字同義異字異義者廣採之其有不合者辨證之散見於六朝以後者則從略

凡後人所引傳文意有增益不足徵信者不載

凡援引古書從善本校本與今流俗本不同其注釋間引用

它說與原注亦不必盡同或箸明之不悉箸明也

凡傳注唯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于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

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毛氏者唯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

此疏之作始於嘉慶壬申從學段氏若膺先生於蘇郡白蓮

橋校園親炙函丈取益難數而成於道光庚子杭郡西湖水
北樓友人汪亞虞聳慰爲之亞虞名适孫遠孫之弟有振綺
堂藏書極富庚子四月六日開雕丁未八月七日雕成埒記
始末於此

附錄同出

學未聞之義大進出而幾師人之道而與東莞人諸君齊不
測不測而則其古書讀而始讀而始讀其始讀而始讀其
同卧爲赤囊至于一以顯其始由幾而來無人無民後
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
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其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七十八

南菁書院

詩毛氏傳疏一

長洲陳奐 顧甫著

周南關雎詁訓傳

毛詩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疏 南南國也 在江漢之域 周雍州

地名在岐山之陽 譙周司馬貞說本大王所居 扶風雍東北 故周城是也 周公食采於周 故曰周公 當武王成王之世 周公在王朝為陝東之伯 率東方諸侯攝政 五年營治東都 王城六年制作禮樂 遂以文王受命以後與已陝內所采之詩 編諸樂章 屬歌於大師 名之曰周南 邇先師金壇段氏玉裁 毛詩小箋云 章句既移 篇前則都數立在此 毛三十四章鄭 始三十 六章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疏 今本分章作五章 此從故言 陸德明釋文

云五章鄭所分 故言毛公本意後放此是也 小箋云 各本章句在篇後 孔穎達正義云 定本章句在篇後 然則孔本章句在前可知也 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為題 書於前 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勇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
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
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哀荆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
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疏總論全詩風小大雅頌皆以文王詩
為始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
雅始清
廟頌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疏總論二南文王受命為
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雖行王者之事猶
循諸侯之職二南同風也是以關雎逗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疏

此總論關雎論語八佾篇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孔子論詩釋關雎之義而子夏作序之所本也毛

公之學出自子夏故傳與序無不合釋文沈重云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然則毛詩真得聖人之教者矣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杜欽傳范曄後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申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巨韓詩章句竝以關雎為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已用合鄉樂作為房中之樂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

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

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

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

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

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疏與也者詩託關

雖以爲興也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周禮大師
敎六詩其次弟與詩序同鄭玄注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
敎善惡鄭司農眾注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禮記樂
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焉蓋好惡動於中而適觸於物假以明志謂之興而
以言乎物則比矣而以言乎事則賦矣要迹其志之所有發情
之不能已者皆出於興故孔子曰詩可以興凡託鳥獸草木以
成言者皆興也賦顯而興隱比直而興曲傳言興凡百十有六
篇而賦比不之及賦比易識耳余友長洲吳毓汾說○關關和
聲關古讀如管如管叔墨子作關叔之比與和雙聲得義爾雅
釋詁關關音聲和也此傳所本也顧野王玉篇關關和鳴也或
爲喈丁度集韻喈喈和鳴也通作關許慎說文解字無喈字雌
鳩王雌爾雅釋鳥文郭璞注云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鷓鴣上七
年左傳雌鳩氏司馬也杜預注云王雌正義引陸機毛詩義疏
云雌鳩大小如鷓鴣溪曰目上骨露兩州人謂之鷓而楊雄許慎
皆曰白鷺似鷓鴣尾上白案許說見說文而楊說未聞太平御覽
羽族部十三引風土記說詩義者或說雌鳩爲白鷺白鷺屬
於義無取蓋蒼鷺大於白鷺而色蒼其鳴戛和順又遊於水而
息於洲常隻不雙此又謂雌鳩非白鷺矣杜注左傳及戴侗六
書故雌下引毛傳鷺而有別鷺上無鳥字郭注爾雅引有鳥字
與今本同定本作鷺釋文鷺本亦作鷺鷺與鷺通鷺有別者雌
雄別居劉安淮南子泰族篇云關雌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